

開州志卷之六

人物志

自史記變編年爲紀傳後來府州縣志皆仿之以志人物所以備國史之採擇也開州爲康叔遺封士大夫生於斯其宏勲偉伐懿德嘉言足以坊表當時風示來茲者後先輝映傳曰衛多君子不其然歟茲依通志例人以類分凡見於正史者悉載本傳其有實行可紀者以次列入至耆壽流寓方技仙釋武功諸志悉載之不可缺也因附於後志人物

名臣

漢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
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
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
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
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
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
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
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
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
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

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拮而已不苛小黠多病卧閨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簿都尉
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宏大體不拘文法黠爲
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
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
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
盎之爲人也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黠見蚡未嘗拜常揖之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黠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

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
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
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
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
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
方向儒術尊公孫宏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
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而黯常數儒而觸宏等徒懷
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

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宏湯宏湯
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宏爲丞相
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
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
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
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
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
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
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義難惑以非
至如說丞相宏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
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宏張湯爲

小吏及宏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宏湯等已
而宏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
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
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
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千乘縣官
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
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
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

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底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

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
不受卽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
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
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
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
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
旣辭行過太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
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
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
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
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
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卒後上以
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
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宦官四
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
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
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史記
本傳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尙書教授千餘人初署
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
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

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
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
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
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
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
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
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後漢書
本傳

謝弼字輔鸞東郡濮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
師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元菟公
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
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

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
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
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
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
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
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
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
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
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
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后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
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

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
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
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
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
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
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
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
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
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事餘皆素餐
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皆罷黜
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

消國祚惟承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
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
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
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
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
報其怨乃收紹斬之

後漢書
本傳

魏

杜友字季子魏正元中爲侍御史母邱儉之誅黨與
七百餘人友治其獄惟舉首事十人餘皆奏散後仕
晉歷冀州刺史河南尹子默字世元歷吏部郎衛尉

三國志裴
松之註

晉

吳隱之字處默濮陽鄆城人魏侍中質六世孫也隱之美姿容善談論博涉文史以儒雅標名弱冠而介立有清操雖日晏獸羣不饗非其粟僭石無儲不取非其道年十餘丁父憂每號泣行人爲之流涕事母孝謹及其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至哭臨之時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羣鴈俱集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至嘗食醢菹以其味旨掇而棄之與太常韓康伯鄰居康伯母殷浩之姊賢明婦人也每聞隱之哭聲輟飧投筯爲之悲泣旣而謂康伯曰汝若居銓衡當舉如此輩人及康伯爲吏部尙書隱

之遂階清級解褐補國功曹轉參征虜軍事兄坦之
爲袁真功曹真敗將及禍隱之詣桓溫乞代兄命溫
矜而釋之遂爲溫所知賞拜奉朝請尙書郎累遷晉
陵太守在郡清儉妻自負薪入爲中書侍郎國子博
士太子右衛率轉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孝武帝欲用
爲黃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帝乃止尋守廷尉祕書
監御史中丞領著作如故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
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嘗弊衣乃披絮勤苦同於貧庶
廣州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然多
瘴疫人情憚焉唯貧窶不能自立者求補長史故前
後刺史皆多黷貲朝廷欲革嶺南之弊隆安中以隱

